

守岛教师夫妻：“学生不离，我就不弃”

本报记者陈弘毅

长屿岛不长，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不过15分钟。这座不起眼、面积约0.65平方公里的小岛位于福建东海之滨的海坛海峡上，是一个著名的“风口”，狂风巨浪时不时阻碍交通，造成停水停电，“与世隔绝”。

王开伦和林珠金夫妇是长屿岛小学仅有的两位老师。2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在岛上坚守，甘与碧海蓝天为伴，将人生最美好的岁月献给了海岛教育事业。

坚守

“我们在这里”，王开伦摊开了一张福建省地图，手指定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这个小岛在地图上还不到一粒米大，如果不认真看，很难注意到“长屿”两个字。岛上到处绿草茵茵，海风推着波浪打在礁石上，激起阵阵浪花。就地取材的条石砌就的房子呈现出一片青色，远处的海面上点缀着几条渔船。

在岛上一两天，是充满诗意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如果是十天半月、一年半载，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浪漫”，而需要执着的信念与情怀。

“长屿岛就是我们生活范围的全部。”40多岁的王开伦说，自己从小在长屿岛生，在长屿岛长大，毕业后又回到长屿岛教书，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哪怕闭着眼，他都知道这个0.65平方公里的海岛上有几条石板路、哪里有拐弯和上坡、哪里有几户人家、哪里孩子到适龄年龄要上学了。

“我们一年365天的生活都是一个点”，也就是长屿小学校园。”学校的另一位老师、王开伦的妻子林珠金说，因为担心放学后学校没人值守，孩子们安全没人照看，王开伦夫妇索性住进了学校的宿舍，平时又是老师、又是保安。

走进夫妻俩的宿舍，一张简易的平板床、两张用了20年的旧课桌、一个塞满家用的衣柜，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记者注意到，房间里的电视上已经落满了灰，许久未用。

“岛上只能保证最基本的水电，至于网络和电视信号只能是‘奢望’，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几台电视节目，遇到冬季雾锁海峡，不仅电视收不到节目，手机还时常没信号，对外通信都成了问题。”林珠金说。

新的学年，长屿小学只剩下7个孩子。“两个二年级，3个三年级，3个四年级。”王开伦说：“今年没有一年级的新生。孩子留不住，有条件的都出去读书了，留在岛上的孩子多半是家境比较困难的，或者父母在外打工、由爷爷奶奶抚养的。”

曾经，长屿小学是个“人满为患”的学校。上世纪90年代末，这里还有将近200个学生，每个年级四五十个孩子，一个教室满满都是人。2000年以后，学生数就开始逐年下滑，每年的新生越来越少，到了2013年，小学取消了五六年级，只剩下了十几个孩子。

在福建这个海洋大省，长屿小学的故事



▲9月4日，王开伦、林珠金在带孩子升旗，仪式简单肃穆。本报记者宋为摄

不是“个案”。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产业较为发达、人口较多的海海外，大多数海岛小学都面临着学生和教师外流的问题。一些海岛小学因为没有生源而撤销，结果加剧了海岛人口的外流。

纠结

去留之间，王开伦夫妻也纠结过，但纠结的结果，是继续留。

“寒窗十年，就是要离开这里到大地方生活，你怎么还回来了呢？”1995年，王开伦高中毕业后，在邻居家人不解的眼光中，回到了家乡长屿小学代课。谈起当初的选择，王开伦淡淡地说：“这里艰苦，岛外的人肯定都不愿意来，如果我们本岛人再不留下来，还有谁会来呢？”

没想到，这一守，就守了23年。一湾4.5公里宽的浅浅海峡，隔开了大陆和长屿岛。天气好的时候，站在海岸边，用肉眼就能看到不远处大陆上的房屋。但是，海坛海峡地处世界三大风口，一年半载以上日子的风浪、雨雾天气，时常让海岛上的人们“望陆兴叹”。

到长屿岛唯一的交通方式，就是乘坐一天一班的小渡轮。每到王开伦外出开会的时候，“要命的交通”就让他连连摇头。早上出发赶渡轮到对岸的镇上，开会当天下午4点前必须回到渡口，否则就赶上不上当天返回长屿岛的渡轮，得在大陆上住一晚。一旦遇到恶劣天气比如台风、大雾，渡轮停航两三天，王开伦就得“望岛兴叹”。

每到王开伦外出，林珠金就成了学校里唯一的老师。她把几个年级的孩子都聚拢到一个教室里，维持着学校正常的教学。“要说我不想离开这里都是假的。前些年，我都不知道在晚上抹了多少眼泪。”林珠金说，她从临近的一个海岛嫁到了这里，一辈子住在岛上的她其实很爱美，每次到城里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店都羡慕不已，可每次要推开店门时，看到里面衣着时髦靓丽的顾客，再看看自己身上“土气”的衣服，心里不是滋味。

航行过程中，船长因为着急慌乱，在海中触礁搁浅，在最绝望的关头，一个巨浪打来，一船人以为将要丧命大海，没想到巨浪却将船从搁浅的暗礁上推入海水中，船长赶紧开足马力驶向岸边。在船上，丈夫与热心村民轮流为林珠金进行心肺复苏，经过医院连夜抢救，林珠金终于幸运地从鬼门关里捡回了一条命。

出院后，林珠金几乎是哭着和丈夫说：“我们的孩子从初中开始就在岛外上学，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孩子一个人在外面，要不我辞职，在外头租个房子一边打工一边陪孩子上学吧，咱们这些年亏孩子太多。”王开伦想了很久，一字一句地说：“你调走了，岛上孩子怎么办？如果没有这个小学，很多孩子可能就求学无门了。如果当初我们住的岛上没有小学，我们又能有今天吗？”

林珠金听了，慢慢地收起了眼泪，又起身开始准备第二天的教案。回忆至此，王开伦这个皮肤黝黑的汉子突然泪如雨下：“这些年，我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爱人，她比我付出的多得多，没有她的支持，我还不知道能支撑多久……”

芬芳

四点半放学后，孩子们嬉闹着散去，校园里只剩下王开伦夫妇两人。

王开伦站在操场上，一边和记者散步，一边聊起了长屿小学23年的变与不变。王开伦初到学校时，这里是一所完小，校舍陈旧，“连粉笔都要省着用”，后来由他主持学校工作后，他积极争取到改善资金15万元，后来又拿到了252万元工程建设款，办学条件极大改善。

从递交各种申请报告，到审批手续，再到工程建设，竣工验收，反反复复、来来回回，王开伦坐船进出岛上百次，现在校园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海岛偏僻，没有维修工，学校日常的校舍、水电维护，小修小补，都由他们夫妻俩共同完成。

不变的，是对岛上每一个孩子的关爱。

岛上基本是留守儿童，缺少亲情是最大的问题。有次王开伦批改学生作文时，发现一个孩子作文题目是《爸爸我恨你》，立刻察觉到这个孩子家庭有问题，第二天就进行了家访，并向左邻右舍了解情况。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孩子的妈妈去世，爸爸又找了一个后妈。由于家长和孩子缺乏沟通交流，孩子产生了厌世情绪。王开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反复耐心开导这名学生，帮助她树立生活的信心。终于有一天，孩子在一篇作文里写道：“王老师给了我爸爸一样的关心，也给了我开心生活的信心。”看到这句话，王开伦开心地跑到渔村码头上买了点海鲜“打牙祭”。

一分耕耘，便有一分收获。王开伦夫妇的留下，换来了无数孩子的“走出去”。“每年，岛上都有若干人被大学高校录取，现在他们一个个都走上工作岗位：他们有公务员、有教师、有事业单位干部、有企业家，还有王长银、陈文、陈政等学生被评为见义勇为模范和积极分子……”王开伦如数家珍地说着。

长屿小学历年的教学成绩在福州市长乐区百人以下的同类学校中一直位居前列。2007年以来的11年中，该校先后送走了300多名毕业生，有230多名经初中后被高中一二类校录取。

采访临近结束，王开伦突然反反复复说：“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海岛教师，没有什么感人的故事，我做的都是最普通的事，记者同志你不要把我拔高啊。”

这时候，浮现在脑海里的，是王开伦日记本里的一句话：“学生不离，我就不弃，谁说孤岛上的花朵，不能茁壮成长。”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报道《海岛教师的日与夜》

「刺头」都能调教成教官

「最美教师」郑孙勇

本报记者王俊祺

他是全国赛场上的“金牌专业户”，是司法系统和安保领域的“实战专家”，更是学生们眼中可亲可敬的“侠义教头”。郑孙勇，浙江警官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浙江警院）教授，近年来带领团队多次斩获全国大学生跆拳道冠军，并把国际先进训练体系和专家引入到国内，在全国警务执法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与辉煌战绩同样耀眼的，是从教20年来的郑孙勇始终古道热肠，其师德人品感染和影响了一大批人。

近日，浙江省教育工会等主办的第三届浙江省“最美教师”评选活动中，郑孙勇教授获得“最美教师”荣誉称号。知名演员刘劲、吴京等点赞：“崇文尚武，教书育人，祝贺郑孙勇教授！”

狭路相逢勇者胜

拳如电，脚生风，闪转腾挪，一招制敌……7月底，2018年中国大学生武术散打锦标赛青岛赛区比赛正式落幕，浙江警院共夺得6金2银2铜，再次刷新了历史最好战绩。

但对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安防系教授、教练郑孙勇来说，这只是他教练生涯中的一笔“锦上添花”：11次带队10次夺冠。熟悉浙江警院的人知道，这是一所以培养监狱警察、司法警察等专业人才为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近年来，该院注重实战训练，跆拳道、散打等技能竞赛项目训练水平出众。

浙江省跆拳道锦标赛总裁判、全国跆拳道锦标赛裁判长周文伟说，初识郑教授是在2008年11月第一次浙江省大学生跆拳道锦标赛上。他带领浙江警院跆拳道队的运动员在赛场上所向披靡，几乎囊括了所有金牌。此后几年，他带领队员征战全国，夺得一个又一个冠军，在司法系统内赢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战绩是汗水累积的丰碑，教练则是一个战队的灵魂人物。2007年起，郑孙勇担任学院跆拳道队主教练，全身心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每年平均超过1000个学时的教学量，除每天下午、晚上带训，经常牺牲寒暑假和休息时间带队训练和比赛。

侠骨仁心师友情

既有精益求精的严师之道，又有古道热肠的侠义之心，待学生亦师亦友的郑孙勇，用赤诚赢得了同事和学生的敬重。

“拿金牌是为了什么，为了这帮孩子能有个好的前途！”郑孙勇说，警官学院除了提前招录的，还有一部分是五次批招录的学生，这些孩子多数文化底子比较薄，不少还是澳门学子，有些人还是调皮捣蛋成性的“刺头”。但经过“走心”调教，他们成了特警、空少、教官……

新疆籍学生韩贺入校之初感觉失落，觉得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当时郑孙勇对他这名外省的学生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和帮助，尤其在警务实战方面严加训练。韩贺毕业后，在3000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加入新疆公安厅特警总队，在一线维稳工作表现优异，成为新疆公安厅警务实战的教官。

山东冠县学生孙华涛不会忘记，在毕业初无着落的那几年，郑教授把自家新房腾出来给学生住的经历。2002年9月，孙华涛离开鲁西北的一个小村庄，只身来到杭州就读浙江警院司法警务专业，郑孙勇是他们的警务技能老师。

“我们专业的学生来自全国5个省市，都是经济落后家庭贫穷的孩子，郑教授真心疼我们，有的同学生活费不够，他会在他当年微薄的工资里拿出钱来资助我们。”孙华涛说。

孙华涛毕业后，由于外省生源没有杭州户口，考不了杭州的公务员，加上家庭经济困难，他和几个同学在杭州的生活立刻陷入困境。郑孙勇知道后，把外省生源想留在杭州的8名同学叫到一起，说了一句话至今都让他们泪奔的话：你们留下来，我有工资，住宿、吃饭我来解决！

他把自己的新房留给8个学生住，自己住学校的宿舍。这一住就是3年多。在他的精神与经济帮助下，几名同学奋发图强，大部分人考上了浙江省的公务员。“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感恩郑老师。是他改变了我们的一生。”孙华涛含着泪说。

然而，困难学生帮一个或几个不难，难的是为这些学生开辟一个畅通的就业渠道。把学生输送到各大航空公司，就是郑孙勇和同事们开创的一条黄金大道。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郑教授及其团队的努力和影响下，2014级共有十名毕业生被东方航空公司录取为安全员，2015级有14名同学通过长龙航空安全初试，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就在近期，东方航空公司与长龙航空公司又来学院校招。为今后与东航、长龙等航空公司的深度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都言武者痴，谁解其中味”

“业精于勤、精益求精、天道酬勤”，这是“战友”楼凌峰送给郑孙勇的三个成语。楼凌峰是浙江省乔司监狱指挥中心副主任兼监狱防暴队长，长期从事警体训练、罪犯押解、狱内突发事件处置等工作。

他说，认识郑孙勇教授是在2004年的一次全省防暴骨干集训班上，郑教授作为教官为他们上了一堂警察防卫与控制课。“这节课彻底改变了我对警察武力使用的认知”，楼凌峰说，“一直以来，监所单位的警体训练无外乎跑步练耐力、俯卧撑练力量、擒敌拳练套路、一招制敌练配合，郑教授的课让我眼前一亮，我看到了今后警体训练的发展方向。”

在郑教授的帮助下，乔司指挥中心防暴队建设工作特别是防暴实战技能，始终走在全省甚至全国的前列。很多学员像楼凌峰一样受影响走上实战工作岗位，有效推动了全省监所警察训练的科学化、实战化水平。

业精于勤。“在与郑教授相处的十几年里，我看到的是一个谦虚谨慎、刻苦钻研的郑孙勇。”楼凌峰说，为了解决一个实战技术困惑，他会废寝忘食地琢磨，自费遍访名家，为研究不计成本。郑教授不断向国外先进训练体系借鉴和学习，并先后将以色列马伽术、菲律宾棍术、美国ISR警务技术、欧洲安保学院境外安保技能等国际先进训练体系和专家引入到国内警队，让国内警务教官有机会了解和借鉴当前国际最先实用的技能和训练体系。

当教官的台上十分钟，靠的是台下十年功的磨砺。郑教授所付出的艰辛却从不对人倾诉，他只偶尔自嘲一下“都言武者痴，谁解其中味……”

对于工作，郑孙勇可以用“狂热”来形容。多年来，除了立足司法行政系统，也为公安、武警等政法机关及航空公司、阿里巴巴等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行业服务。

在年轻教师苏奕敏心中，慷慨大方、乐于助人的郑教授影响着身边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学院散打队组建以来，器材、场地、医疗、交通等开销巨大，郑孙勇承担了大部分的经费支出，参赛期间所有的交通食宿费用也由其垫付，保障了散打队的正常训练和比赛。

郑孙勇的妻子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深深理解丈夫所有付出的意义。令郑孙勇感觉内疚的是，由于工作的缘故，出差频繁，对家庭也难免疏于照顾。“希望每年都能留出一些时间，带着孩子家人到外面的世界看看，接触一些不同的人，经历一些有趣的事情。”在自己的微信中，郑孙勇写下了自己的“微心愿”。

一根拐杖 一生奉献

地处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梅岭大山深处的立新新村是一个典型的偏远山村，从这里前往最近的梅岭镇上的学校也要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为了让村里低年段的孩子能够就近读书，身患残疾的高自仁在山区的讲台上站了41年，成了当地的“拐杖”老师。他的这根拐杖，支起了他的身体，也撑起了大山孩子们的求学梦。

高自仁因小儿麻痹左腿行动不便，走路需拄拐杖。1977年，刚刚高中毕业的高自仁选择回到山区老家，接过教鞭，在大山深处做了一名普通语文教师。山路崎岖，而对于腿脚不便的高自仁来说，更是一个难题。以前，高自仁拄着拐杖，每天都要走6里的山路，历经一个小时赶到学校为孩子们上课，碰上下雨下雪，山路湿滑，一不小心就容易摔跤，他自己都记不清在这条路上摔过多少次。随着年龄增大，近两年他才购置了助力车，每天不仅可以采购一些学校午饭用的新鲜菜，遇到天气恶劣时还可以送学生放学回家。

山区条件艰苦，为了更好地生活，近年来，当地大批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高自仁所在的梅岭镇立新新村立新村学校学生和教师数量越来越少，如今，学校里只有高自仁一名教师和一、二年级的四名学生，但即便如此，高自仁对待孩子们从不马虎。很多学生因父母不在身边，性格变得内向，成绩不理想。看到这点，高自仁会经常去家访，了解他们的情况，在学校里更多关心这些孩子。

今年教师节前夕，高自仁当年教过的几个学生来到学校看望他，“我后来选择当老师也是因为想像高老师那样，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天。”梅岭镇梅岭学校校长高小梅告诉记者，她和另外几位老师都是高自仁教过的学生。

今年，是高自仁执教工作的最后一年，高自仁有些不舍，“只要孩子们需要，我还会坚守下去，直到我做不动为止。”高自仁说。

本报记者万象、彭昭之摄影报道



▲高自仁正在办公室的黑板前记录下本学期的课程安排（5月15日摄）。本报记者彭昭之摄



▲高小梅（左一）拿手机给老师高自仁翻看其他同学的照片。今年是高自仁退休前的最后一个学年，高自仁教过的学生们相约来小学看望自己的启蒙老师，他们现在都从事教育工作（9月3日摄）。本报记者万象摄



▲高自仁给二年级的孩子们上语文课（9月3日摄）。本报记者万象摄